

输不起的孩子，将来也赢不起

□陈钱林

孩子的成长不可能都一帆风顺，免不了有挫折，比如学习成绩下降，与同学发生冲突，竞争中处于劣势，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挫折来了，孩子往往有情绪，家长也很纠结。在我看来，失败、挫折不一定是坏事。只是当孩子在碰到失败、挫折时，作为家长应该科学引导、理性处理，必须意识到，输不起的孩子，将来也赢不起。

首先，要冷静对待。孩子成长的时候事事成功，不等于以后就有大作为。实际上，幸福人生不取决于成功，而是取决于人格。孩子的教育，不能过于追求功利的成功，而应该培育健全人格。一个孩子长期生活在家长刻意打造的“荣耀”中，不一定利于人格发展，倒是不断经历成功与失败，有喜有泪，那才是真实的生活，才会更容易拥有健全的人格。

其次，不宜过早介入。家长所谓的“摆平”不等于教育，与其一辈子替孩子遮风挡雨，不如让孩子直面人生中的风雨。先让孩子充分体验，难过也罢，哭泣也罢，等有一定情绪体验后，再与孩子敞开心扉。教育的艺术，讲究“知、情、意、行”的统一，引导孩子如何应对挫折，这是“知”；让孩子多体验，这是“情”；树立克服困难的决心，这是“意”；恰当解决问题，这是“行”。有了这个过程，才有可能把挫折变成“挫折教育”，把“坏事”变成历练的好事。

最后，给予应有的启发与疏导。孩子毕竟是孩子，在困难面前特别需要家长的亲情支持。有时候孩子会钻牛角尖，家长要与孩子分析得失，吸取教训。有必要对孩子讲讲，凡历史名人，没有不经历失败与挫折的，从而激发孩子越对失败越发愤图强的信心。

当然，挫折教育并不是都要等挫折来了再教育，平时就要与孩子多聊聊，让孩子认同“做人不可能没有挫折”的道理，引导孩子读名人传记，与孩子聊身边熟悉的人的挫折故事，都利于培养正确对待挫折的心态。

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喜欢把自己生活、工作中的困难，都与孩子聊聊。有几次，特地把自己的失败展示给孩子。比如：有一次去考研究生，我的英语很差，肯定考不上，但我还是去考，结果自然落榜；还有一次，我去申报评选特级教师，结果也没有成功。我觉得，我展示给孩子的，是屡败屡战的精神。身教胜于言教，家长对待挫折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抗挫能力。

实话·实说

师生齐上阵
坚持30天养成一个好习惯

本报讯(通讯员 沈蒙和)“承诺每天看书，坚持30天，如果某天少看一页，就把零花钱统统还给妈妈，立字为据。”这是一名杭州小学生的妈妈晒在朋友圈里的她孩子的“军令状”。这可不是开玩笑，这名小学生来自余杭区塘栖一小，他和他的同学们之所以“立誓”，是因为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毅30，真行动”活动。

这项活动本来是针对教师的，要求挺简单：每位教师选择自己生活或工作中一种不太满意、想要改变的习惯，或者一个明确的目标，连续30天挑战自己，去改变、去提升。“习惯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要想改正某种不良习惯，需要更长的时间。专家研究发现，21天以上重复做一件事，就会形成习惯，而85天以上重复做一件事，会形成稳定的习惯。”说起组织此次活动的初衷，校长郑小娟解释道。后来，在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也加入进来了。

很多学生定的是坚持看书30天、坚持练字30天等一些小目标。相比之下，教师定的目标难度就要高得多。比如，每天背一首古诗词，每天写一篇正楷字，每天给班上的学生写一封表扬信等。其中难度最高的，要属该校401班的语文老师莫一航的，他承诺每天给一名学生写一首诗，而且是包含孩子姓名和个性特点的藏头诗。



11月9日，由温岭市妇联和温岭市人社局主办的2017年温岭巧娘织帽比赛在高龙书院举行。图为比赛现场，来自温岭市箬横镇第三小学草编兴趣小组的学生们参加织帽体验活动。(本报通讯员 朱国兵 摄)

呼唤差异教育
让孩子成为独立的学习者

□本报记者 叶青云

“面对未来，如何引导孩子的个性化学习？”“差异化的视野下，什么样的教育最适合学生？”随着社会的飞速进步，教育也在不断变革以适应未来发展的人才需求。11月4日至5日，2017中国杭州名师名校长国际论坛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众多教育界专家，共同探讨如何以学生差异特点为导向，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个性化表达的方向和路径。

“未来”已来，差异教育是重要形态

论坛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为大家描述了未来学校的一些特点：它的价值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具有高度人文性，重视个性发展和创造性，追求真善美和幸福人生；它是小规模的一——小班小校，学习时间弹性化，可以实现混龄学习；它会按照儿童的天性来组织教学，开展个性化教学和项目式学习。杨东平说：“在新型的学校当中，互联网技术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瑞典知识学校副总裁 Torbjorn Bindekrans 与杨东平持相同的观点，属于未来学校设想的差异教育，早已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当我们的孩子刚进入学校时，并不是从零开始的。很多学校往往会有有一次入门考试来确定他从哪个步骤或哪个层级开始，这就是实施差异教育的基础。统一的一种教育模式不可能适合所有的孩子。”他认为，在差异教育中，

教师起的只是教学的辅助作用，教师不仅仅是教授学生一门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孩子如何规划自己的学习，帮助与辅导孩子发展他的技能，比如主动性、创新思考和评估方面的能力等。

“直面差异，是叩问教育本质的常青问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顾冷沅指出，因材施教、尊重个性差异的教育思想源远流长，但古今中外的教育者大多是从理论层面强调关注学生“这一个”的重要性，付诸实践的教学实验偏少。他说：“因材施教在我国虽然是个一以贯之的教育原则，但范畴大于差异教育。现代差异教育对教师包括管理者的要求很高，理论提出后实践相对有限，教师是关键之一。”

把学生适应教育变成教育适应学生

当今的中国课堂，最普遍的特征是什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把它归纳成“八个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块黑板、一台电脑、一个屏幕，还有学生的一支铅笔、一本教材、一本练习册。那么，在这“八个一”环境当中如何开展差异教育？

“所有的‘一’是一致的，但它所拥有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运用这‘八个一’，它的程序标准可能完全不同。每个孩子在‘一’的使用过程当中可以有他的选择权，可以对不同的‘一’解构不同的内容、标准和形式，教育的意义，就是每一位教师用这‘八个一’为不同的孩子创造条

件。”杭州天长小学校长楼朝辉的话代表了很多与会专家的观点。多数专家都提到，教育面临的不是学生们，而是某一个特定的学生，教师看待学生，要懂得由类到群、由群到个体。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特的，有个性的个体，教育者要扭转观点，把以前学生适应教育转变为教育适应学生。

“差异不是差距，也不是异化，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去认识每一个有独特性的孩子。”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强调说，差异教育是要基于统一的课程要求之上的，即在基础上尊重学生的个性。“虽然普遍意义上认为没有学科素养就没有一切，但也不能唯学科化，必须改变学科过深过窄的方式，形成最基本的学生能力，尊重学生的学习规律和教育规律。我们适当地将国家分得过的细的学科课程进行校本化整合，其实是在针对学生差异不断地做些弥补工作，并不是因此丢掉应有的学科属性和最基本的素养。没有这些属性和素养，学生的关键能力无从谈起。”

来自日本个性化教育学会的会长加藤幸次和他的团队一起研究差异教育已经有40年。在他看来，每个孩子之间的差异，大致包括执行度、学习时间、学习方式、兴趣爱好、生活经验这几种，如何在课程中将这几个差异反映在教学中，是教育者要研究的问题。他专门提到了两个词“个别化”和“个性化”：“个别化这个概念是针对教师而言的，是一种教学方法。个性化则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来讲的。我们开展教学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教授这些学科知识，而是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习者，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差异的学习者。”加藤幸次认为，有必要让学生自主地决定他们想学什么。比如，他想知道杭州西湖，教师就可以先做一张表格，让孩子填写为什么要了解西湖、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学习等，具体展开学习时，学习进程也可以由孩子们自己来决定。

学习的内容和过程在可能的范围内让学生自己来决定，浙江省特级教师蒋军晶在他的语文观摩课“群文阅读《送别》”中，很好地实践了这个做法。“差异教育要求我们会观察孩子。”他说，很多时候，教师凭借自己的教学经验，能够短时间内判断出一个孩子的问题和欠缺在哪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生发出一些想法和问题，有的浅显，有的深刻。教师可以在课前或课后组织大家一起查找、搜集资料，然后围绕此问题构建起话题讨论，自然地进入研究性学习状态。教师要在课堂中照顾不同学生的需要，鼓励各个层次的学生勇于表达自己，因为真正好的课程，不是由文本产生的，而是由学生产生的。”

第1 视点

宁波三中美术教师
办起掐丝珐琅个展

本报讯(通讯员 毛敏露)11月9日，“工匠之门”掐丝珐琅作品展在宁波市文化馆117艺术中心如约而至。此次展览的24幅工艺美术作品全部出自国内珐琅彩原料板上创作的探路者——宁波市第三中学美术教师、艺术家吴泽军之手。

从2010年起，吴泽军开始掐丝珐琅彩创作的探索。在近8年的时间里，他和助手只完成了24幅作品，作品全部由手工制作完成。每一次创作都要耗费一至两个月时间。每一幅作品都用铜丝、镀金的铝丝进行掐丝，用纯天然的宝石级别的矿石粉末做色彩。吴泽军创作了很多极具艺术个性和独特表达方式的作品。其中，《梦里江南》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亚州之晨》《国色天香》《荷塘清韵》等多幅作品被国外资深藏家收藏。目前，吴泽军已获得第十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奖银奖、2014中国(杭州)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第五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银奖、宁波市第六届工艺美术精品展金奖等多个奖项。

吴泽军不仅是一位身怀绝技的艺术家，更是一位爱岗敬业、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美术教师，曾获得浙江省优秀辅导教师、宁波市教师基本功比赛一等奖、宁波市“晨风奖”优秀个人奖等荣誉，深受学生喜爱。当谈到完成这些充满“工匠精神”作品的感受时，吴泽军说得很纯粹：“回归传统技艺为的是享受纯的乐趣——手工制作、挑战密集图式的乐趣，以及旁若无人时的寂静。”



近日，浦江县浦阳第二小学的学生正忙着为校园里的植物建立数字档案。从开花到结果，从抽芽到落叶，他们都要记录下来，以便为校园绿化管理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图为该校学生利用移动学习终端，在为一棵紫薇树采集图片、记录数据。(本报通讯员 傅伟平 摄)

江为清：二十五载深情守望山区小学

□本报通讯员 卓扬

站在苍南县沿浦镇云亭小学的操场上，不需要极目远眺，只是简简单单地踱上一眼，福建省的沙埕港便尽收眼底。在这个距离苍南县城有70余公里的温州最南端的山区学校，江为清耕耘了25个春秋，从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孩子王”，到坚守20余载的校长。他是苍南县首届“最美教师”，也是浙江省希望工程实施25周年优秀园丁。

云亭小学原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农村寄宿制学校，下辖8个行政村，曾设有初中部、小学部，学生最多时有700余人。2013年，送走了最后一批初中毕业生后，这里成为一所完全小学，现有70名学生和16名教师。

江为清对云亭小学深有感情，因为这也是他的母校。1992年，未满18周岁的江为清从平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回校任教，承担了初一年级的语文教

学和班主任工作。

当时的学校规模不大，条件十分简陋，正式师范类毕业的公办教师仅4人。江为清暗下决心，要用3年时间提升只有中师知识储备的自己。于是在这3年里，江为清是“扎”在教室里的：吃透教材、专心备课、解答问题、辅导作业。“要是朋友来，只能上教室找我。”他说。

后来，这一届参加升学考试的46名学生中，有14人上了高中线，打破了往年只有两三个学生上线的惯例。学生们跟他很亲，其中一名和江为清只差3岁的学生到了新学校后，还给他去了封信，信里说：“比起‘老师’这个称呼，我更想叫您一声‘哥哥’。”

1995年，江为清兼任了学校的普教干部。于是之后每年的暑假，都能看到江为清挨家挨户动员孩子们上学的身影。山区的家庭，大多不富裕。一学期的学杂费加住宿费虽然只有

700多元，却还是有不少家庭交不出钱而想让孩子辍学。江为清主动为家境贫困的学生垫付学费，到年底再收。“有些能收回来，有些就没办法了。”江为清说，那个时候，自己的月工资也只有600元出头。至今，他想起那些因贫失学的学生还是感到惋惜。

普教“动员”的3年，让江为清看到山区农民收入低微、学校教师帮助能力有限的事实，于是他的目光集中到了社会的力量。他一次次四处奔走，“厚着脸皮”去拉赞助。20多年来，他先后为学生联系了温州驻意大利罗玛妇女联合会、圣雄集团、红蜻蜓集团等单位。在他的努力下，全校学生自2009年起全部享受到免费的爱心营养餐，贫困学生的受助率超过90%。学生们还拥有了“希望书库”“梦想操场”“暖冬关爱”等项目。

城市化的进程和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让云亭小学越来越“小”。为了尽

可能地留住学生，云亭小学开始了小学生寄宿制的尝试。“将一个村，或者两个村的学生留住，就是我的目标。”江为清说。小学生自理能力不如初中生好，学校为此专门聘请了生活指导教师，给孩子们洗衣做饭。孩子们在学校里，和老师们一起吃、一起住，有不少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哭了闹了还需要教师挨个哄。

25年的坚守，江为清所教的学生毕业了一批又一批，他们的孩子也成了云亭小学新一届的学生。当年在校的50多名教师，如今只剩下他一个，其实他也有两次机会可以离开云亭，不过他说，只要一想到“如果本地人都待不住，那别人就更难留了”便作罢。不过“留”，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办法。对于年轻教师，江为清反而鼓励他们多出去培训，多锻炼提升自己。“年轻老师进得来，也得出得去。这样经过三五年再流出流进，对老师、对学校都是件好事。”